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九

並序 趙古明 禮部侍郎 安陽 崔銳 選編

天不尺首一 文林郎巡按陝西四川道監察御史穎川張光祖會集

而不可不 大中 大夫 布政司右叅政淄川王納言

非曰其前 中憲 大夫 按察司副使崑山陸冕校正

書 答周舜弼

所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

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

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

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

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復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多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辯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

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

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

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

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

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不見聞又言莫見乎

處却可闕畧而特然於此加功也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

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此是間斷即就此處畧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

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羸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功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至極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已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已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

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替本文本意而逞快鬪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高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

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亦不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詳評之也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

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

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恠異竒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貫通有得力處若只如此儻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
安耶前日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
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
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
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况
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
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功力
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項平父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
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
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
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
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
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
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
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

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
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
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
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
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
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
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
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

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
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
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
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
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
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
察極精極密徃徃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
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是以

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合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

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辯而坐為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

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
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
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
据已見為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
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
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
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
間得葉止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
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惻惻以書告之久不得

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
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
試詳之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
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
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
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
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
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

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耳書釋曰三言又一書謂子靜學者持守可觀欲去短集長蓋歲平父之病子靜之學主本已繆認取心之靈覺為用無精義之功正得其一而失其百者也開禧用兵平父黨焉考其著書亦破碎淺率則其人可知談心講敬將何為乎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狗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

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間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

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竊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

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

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高堅仰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

之所不暇也

答劉仲則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辯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

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虚心專意循次漸進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

答徐彥章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

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
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
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
之說顧獨抵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
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
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
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
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
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

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
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
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包詳道

示喻為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
然觀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
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
捏的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
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

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
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
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
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
紙可旣也釋曰曾子所唯者忠恕乃是處已應
物內外一貫之學非禪子悟於渺冥
也謹發文公
未言之旨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
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為近本而於獨善其身
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

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為障蔽則無是理矣
顏子一問為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
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
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
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
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
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

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

益也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辯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据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為然

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

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未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

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

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

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

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
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
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
來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
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
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恠說尤為可
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
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
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

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
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
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
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的
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
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
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
關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咆哮無禮也釋曰
論性相近而已答問仁惟曰克己忠敬孟子道
性止一善字中庸雖說中和其工在戒懼莫非

即事此論語已若先獲然宋人非此不問附會
浮誕援引恠譎文公之答不勝費詞學者孰不
曰宗孔氏讀論語稽行考言寔遠背之若非重
懲徃弊專以論語為學吾見終歲講評無身世
一介之
實用也

答宋深之

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
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
為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
辭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
已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為己之學而力行之則

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
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
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
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
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
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
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
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
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

六明卷之四
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
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
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
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
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
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
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
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
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

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
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
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
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
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
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
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
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
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

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庶耻不敢自衒自鬻以求求知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迹亦

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陳衛道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字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

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

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凝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以是命它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

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示喻謹悉但今欲為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止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

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故有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貝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以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以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

此
前
書
所
譏
不
謂
如
此
一
止
謂
其
行
處
顛
錯
耳
只
如
絕
滅
三
綱
無
父
子
君
臣
一
節
還
可
言
接
人
時
權
且
如
此
將
來
熟
後
却
不
須
絕
滅
否
此
箇
道
理
無
一
息
間
斷
這
裏
霎
時
間
壞
了
便
無
補
填
去
處
也
又
云
雖
無
三
綱
五
常
又
自
有
師
弟
子
上
下
名
分
此
是
天
理
自
然
他
雖
欲
滅
之
而
必
竟
絕
滅
不
得
然
其
所
存
者
乃
是
外
面
假
合
得
來
而
其
真
實
者
却
已
絕
滅
故
儒
者
之
論
每
事
須
要
真
實
是
當
不
似
異
端
便
將
儻
倥
底
影
象
來
此
單
占
真
實
地

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

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
那儻侗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
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
喻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工夫然看文字亦不可
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畧得儻侗影象不見裏
面間架詳密豪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
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
進也

答余正叔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
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
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
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
而決去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
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
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
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
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

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

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着力令有箇會通處即它書亦不難讀爾

答余方叔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

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

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許生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跼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為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

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隨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遽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

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釋儒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害恩義傷

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
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
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
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
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
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
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
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
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
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
盡其愚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
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
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
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
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

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
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
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
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
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
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
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
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
以方有詭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

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
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
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
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
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恠也祠官雖幸得請然
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
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

所喻因曾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
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
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
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
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
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
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
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

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
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
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
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
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
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
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
不遜之端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
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禰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辯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

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曠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曠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克之使存養講

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叅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為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

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成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

而後發也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

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

而後發也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

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為心乃佳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倚依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

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間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眾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眾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况使

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為學異時才
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
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為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
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
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卑祿薄雖
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學仰食於人
者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
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
俟面見乃可決爾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
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
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
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
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
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

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

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

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
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
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
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
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
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
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
以為如何

答或人

示喻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
直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
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
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
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
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
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釋曰文
公問答
書為卷三十有五其析易象考樂律者前人纂
為經註銑今錄者明術業闢邪異者爾在當昔
陸氏興於撫兩陳氏興於浙各鳴其學以教然
陳之說煩而卑故易廢陸之說高而徑習之雖

淺猶可揜其疎謬遂其私利也故久而後息近日乃有謂文公晚年欲集陸氏之長者遂於一書中掇取數行以為徵今細求之甚艱察之甚審公告趙然道曰老拙之學求之甚艱察之甚審者嘗笑其陋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今嘉靖中泰和羅整菴始洞明陸學之差著書辯正云 銑今所錄文公之言闕禪論敬告過於重複蓋大賢不作異言又競吳幼清以同撫產已著文右安石尊象山矣言之詳戒之切庶君子為已者有警省也

說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

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

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

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因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

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釋曰元儒吳幼清胡庭芳研求

易象兼論互卦穿曲碎瑣上無關於大義下無濟於民用學易者本之十翼訓以程朱之詞會

之心而見之行可也奚以多為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

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

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

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

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釋曰此義其學之本與故不厭重錄

巧言令色說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温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之

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
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
外乎容貌顏色詞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
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
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
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
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
為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
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

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
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
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
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
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
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
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
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
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
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
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
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
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
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

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
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
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
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
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
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
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

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

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

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
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
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
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
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
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
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九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十

雜著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
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
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
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
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
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

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
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
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押
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
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
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
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
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
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

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
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
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
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
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
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
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
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繆而又足
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

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嘆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嘆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恠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耳其

言猶以目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閒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閒樂此書之旨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

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間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它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目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

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懷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閒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

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
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
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
之力拒群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
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既久漸涵透徹則
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
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
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
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

豐間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
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
機間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
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
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
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
遺禍之本而間樂亦未之言也若間樂之論祖
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
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

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
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
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
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
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况其後此
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
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
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閒樂此論若有
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

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
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
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
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
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
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
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
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
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

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間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恃則其遺法雖若渺茫

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間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

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大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若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大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

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其不知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為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

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繆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謐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辯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秦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

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聞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

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

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辯其為說之是非但以
已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
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
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
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
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
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
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間樂於此乃不責其違
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

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
以自為一家之言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
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
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
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
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
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
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
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

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
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
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
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
而經之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
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
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只
宗神考者有所不逮不當兩陳公而已也然及
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

言以正其罪類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為
寔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
鈎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疑其指決之非視
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
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
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
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釋焉釋曰異哉王安石
而聞於物情務詭行而忘其非有慕古道而寔
欲行私惡極於殃民猶傳其文禍至於亡國或
稱其行外痴而揜真點小廉而濟大貪同時雖
溫公不能燭其奸異時雖文公未暇數其惡以

今考之其斷闕鶉之訟者僻也食鈞魚之餌者
狡也疑韓琦輕已則銜之怨仁宗不用則試之
者險也對君當法堯舜而自任臯稷者狂且妄
也已行新法乃設三司設邏卒設宮觀以沮公
議置元老鉗天下之口者邪也施賜金于僧且
約勿令上知者詐也上知民苦新法即擢章趙
以防間梓王雱之書令自結於君者姦也經義
字說誘士以利而行之前註咸廢者僭也恃其
狡如周知推賢縱其狠傲屢失臣
禮三代以下大臣有若是者乎

讀書之法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
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註之端何也曰聖賢
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

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
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
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
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
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
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
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
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

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

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拈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
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
之法也

序

戊午謹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
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
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

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
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
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
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
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
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
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
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

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

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余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

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

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

邪議四起無復忌憚一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

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
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
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
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
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

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
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
明正大踈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
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
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
如蟣蠹如鬼域狐蠹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
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

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

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耻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

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
夜孜孜女飢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
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
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
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
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
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徃徃反不能及其他片言
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

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
慕倣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
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
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
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為
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
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
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

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
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
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
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
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
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相與
道舊感慨歔歎一日出公遺文二十二卷屬予
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
某官莫侯子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

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著獨論其心
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
謂光明正大疏暢通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
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
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
愛民為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
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
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
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

能守其家云

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

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人者在

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
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曾中
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
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
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
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
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
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
也歟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

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
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
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
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
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
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
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
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
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

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
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
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
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
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
安朱熹謹記釋曰記中論歸仁與集註異此義
似優正所謂一以貫之克已者去
其私復禮者止於至善如在手去其慢而致恭
克已也而高下適中如鳥之翼斯復禮矣似亦
有辯聖人告人遏惡之功必指以
原來所止之則不使其溟滓而已

跋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
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
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
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
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
嘗見公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畧
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
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

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釋元城思誠之功文公闡微之義其吾人之先難乎世之納諫廷論者果皆由衷之言而素履之定者耶否則如正人何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

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

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親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

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

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書易傳板本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

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
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書數而不得其
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
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
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
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
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
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
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

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
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
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
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
輒書此以遺之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
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沒門人唯
曾氏為能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

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

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

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躡等之病
而有日新之功矣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排斥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
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藉侑奠之詞則其所
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
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
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

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
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
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
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
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
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
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
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叅漢老之文曰汝於
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
每為士友誦之今至江西見其士友妙於詞言
而往往不能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
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
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
衆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

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
起危亂雖極而志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
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
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
有以正也因讀此篇輒私記其於後云

跋趙清獻公家書

趙清獻公之為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
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
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問

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
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一不雜又教以公
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二
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為此亦直截為人處
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
著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
野者若此尚為有可觀也予是以表而出之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

之訓猶為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
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
識此意

銘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
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居行
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
春華誦數是力纂組足誇結駟懷金煌煌燁燁

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
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
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齋斯何衣冠
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
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箴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以對越上帝足容
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謹職封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
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
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
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履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覺無際手探
月窟足躡天根間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
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釋曰學者
之師六君

子也奚先曰用橫渠
之勇履伊川之正

晦菴文鈔續集卷之十

夫知微矣夫書請觀之隨示法微亦
早到府矣即此精妙意辯卓出一變至道蘇以
林果也
天竺人
民家又
天竺人

晦菴文鈔續集序

叙曰由周公孔子而上王道行聖學

明經不述傳不作可也由周公孔子

而下王道不行聖學不明經不得不

述傳不得不作矣故戰國世降楊墨

之徒出邪說橫行孟子繼子思而有

憂焉不得已而為之辯夫孟子豈好

辯哉息邪說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學則孟子固
有不得而辯焉者微孟子吾其異端
矣南宋世衰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
朱子繼周程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
而與之辯夫朱子豈故與之辯哉在
禪學以扶世道闡周公孔子之道以

嗣周程張子而詔後世則朱子亦有
不得而辯焉者微朱子吾其他道矣
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道何以
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
之道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愚亦云朱子之功不在
孟下晦菴文鈔十卷海虞吳公訥嘗

鈔其文之可法者以式天下後世而
道寓焉近相臺崔宗伯銑又鈔其文
之有裨於道者以訓天下後世而文
寓焉讀之而得其說則援儒以入於
禪如唐張曲江宋楊慈湖諸君子可
以知省矣孰不讀朱子大全也有欲
采輯其說以續近思錄者而率不易

輯也涇野呂宗伯柟曾鈔釋其語以
與周程張子之語並示學者續宗亦
竊演其緒餘橐既具隨燬於火未及
正之崔呂二子今見仲鳧是編而讀
朱子大全之心復作然力不能加也
朱子之書門人語錄多矣聽受傳習
之餘安知盡得先生本旨若先生書

說序記箴贊諸文出自先生之手者
言切而理正實與經書諸註同義學
周公孔子者不可取以為訓哉穎川
張侍御光祖按秦而遇續宗於隴相
與訂論程朱之學而及是編曰宗伯
是鈔有得於朱子為近有補於學者
為切子崔子之友也可無一言以系

於末簡續宗避不可而謬為之言然
於是編無得也

嘉靖十有九年夏六月二日天水胡
續宗序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宗' and '我'.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宗' and '我'.



